



涌动的生命

段楠鹏 王瑞君◎著

冲动的青春

青春小说

我始终相信
在度过绵长阴暗的时光之后
我们总能看见阳光，得到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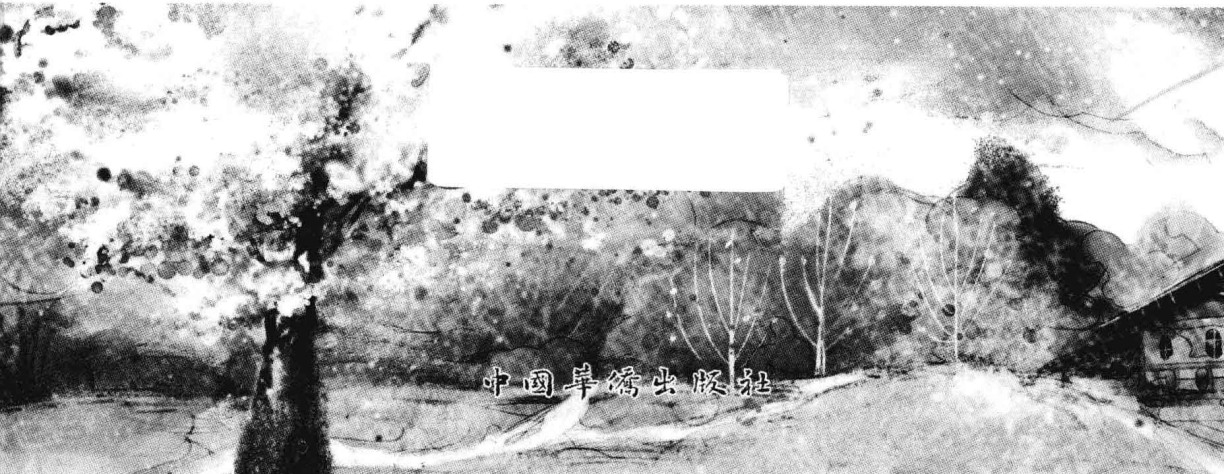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涌动的生命

段楠鹏 王瑞君◎著

冲动的青春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涌动的生命/段楠鹏, 王瑞君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7
(冲动的青春)

ISBN 978 - 7 - 5113 - 2684 - 3

I. ①涌… II. ①段…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2313 号

冲动的青春——涌动的生命

著 者/段楠鹏 王瑞君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小乙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 × 23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80 千字

印 刷/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2684 - 3

定 价/26.5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0
第三章	49
第四章	76
第五章	96
第六章	124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1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86

第一章

初二的时候父亲就跟我说过

1

在初二的时候父亲就跟我说过，等我初中毕业以后就自己出去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中考结束后他就把我轰出了家门，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这样才符合父亲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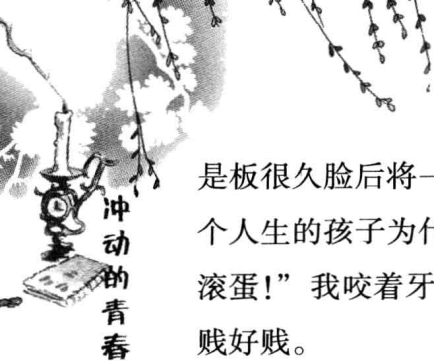
我九岁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我跟了父亲。读初中时，父亲把我接到重庆就读，和一个比我大八岁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爸爸要我叫她妈，我板着脸没有叫，爸爸又催我，我还是没有叫。最后他扬起了拳头，我就冲那个女人大骂狐狸精。爸爸用拳头狠狠地揍我。我用眼瞥见那个女人在那里冷笑……

那一刻，我在心里发誓，一辈子也不叫她妈！

从那以后我的日子过得很紧。我从来都没有对他们笑过，更是很少说话，家里只有他们两个打情骂俏的声音。爸爸从来都没有管过我，开始的时候还给点零花钱，最后连钱也不给了。学校交学费的时候我就万般无奈低声下气地去求父亲给点钱。父亲总

冲动的青春——涌动的生命



是板很久脸后将一叠钱用力地掷在地上，然后对我大吼道：“两个人生的孩子为什么让我一个人管！拿去！初中毕业后你就给我滚蛋！”我咬着牙，把钱紧紧地握住。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贱好贱。

父亲把我轰出去的时候，我没有争辩，没有闹，也没有哭，更没有求他。我提着包很平静地走出了家门，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父亲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的表现很可怕，震住了他。他说，他在心里认定，我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餐厅当服务生。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看到那些高高叠起的餐具和食客吃剩的一桌一桌的狼籍我就会触景生情，生起一阵厌恶。因为那些景象总会让我想起在那个家的一切。在那个家我做了整整三年的饭，刷了整整三年的碗，对于那个家我最熟悉的就是那些餐具，连哪个碗什么时候买的，哪个碗有缺口甚至有一丝微痕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没有力气，没有文凭。没有办法，我只能做这种事。

那一年，我十六岁。

2

青打来电话：“哥，来洋人街玩吧，好几个同学都在呢。”

我拒绝了青：“不了，我有事，你们玩吧。”

青是我的初中同学，比我小几个月，长得很可爱，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扎着一个粗粗的马尾辫。我其实一直都在回避着她叫我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无能的人，不能负一个哥该负

的责任。我没有一点能力保护她，甚至连她口渴了我都没有钱买一瓶水给她喝。深深的自卑充斥着我的心。但当她叫我哥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甜蜜蜜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美，就像春雨细润沃野，我很喜欢她叫我哥。可她叫我哥的时候，我的答应声是那么的模模糊糊，那声“嗯”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是个虚伪懦弱的人。

离毕业还有二十多天的时候，青、吴泓、林雅和我一起坐在学校操场的绿草皮上看蓝蔚蔚的天，四双眼睛望着天空，谁也不发言，各自想着各自的事情。

“哥，你考哪个学校？”青望着天上的白云问我。

我看着天，半天才回答她：“不知道，能考到哪里算哪里。”

青不做声了。

“我想去读个职高，然后再去当兵。”吴泓说道。

吴泓的成绩很差，考高中是无望了，他的父母也早就为他做好了打算。

我突然发现林雅在看着我，我转过头去，看到了林雅望着我的眼睛，是那樣的明亮有神，那樣的妩媚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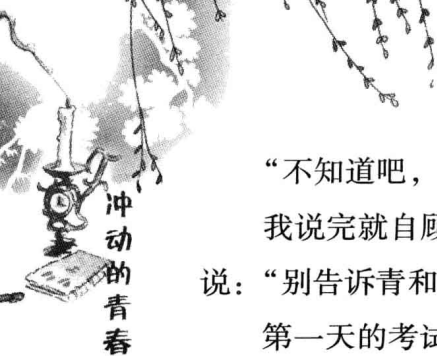
我朝林雅微微一笑。林雅側身轉過了頭去，一絲凝神的波光散落在那一瞬間。

中考的考场按照不同的成绩很“等级”地分了出来。青的成绩很好，她分到了一个全是优等生的考场。吴泓自然分到了一个和他一样级别的考场。我和林雅一个考场。

考试那天我在校门口碰到了林雅。

“你还会上高中吗？”林雅看着我，那双聚神的眼睛带着无限的关切。





“不知道吧，或许能，或许不能。”我显得有些难过地说。

我说完就自顾自地走了。走出几米远后我又站定，背对着她说：“别告诉青和吴泓。”

第一天的考试结束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准备复习明天要考试的科目。

响起一阵嘟嘟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看书的那份沉思。我打开门，是林雅。

“木楠，我的历史书找不到了，你的能借我看看吗？”林雅的样子显得很抱歉。

我没有说话，转身回屋拿出历史书递给了她。

“那你怎么办？”林雅很小心地问道。

“我你不必担心，历史的那些事我早就记住了。”

林雅朝我身后望了一眼，似乎想进去，但看到我冷漠的面容后她又改变了主意。林雅说：“那好吧，我回家了，谢谢你的历史书。”

林雅转身离去，走进了对面的家门，我能听见林雅那轻轻的关门声。

我的故事只有林雅知道。她就住在我家对面，我和父亲的吵闹声全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没有问过我家里出了什么事，但当我撞到她的眼神时，我觉得她什么都知道。我们很少说话，即便彼此都知道对面住的就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也没有过多的来往。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林雅就住我家对面，这里面包括青和吴泓。林雅似乎也没有跟他们说起过这事。

报社的样刊总是准时地送达门外的报箱。我去取报刊的时候，总会看到神色慌张的林雅。我从报箱里拿出的样刊总有被人

动过的痕迹。有时候报箱里面空空如也，当我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林雅的时候她会很抱歉地从身后拿出样刊来递给我，然后很歉意地朝我笑。我总是很大度地回敬她一个微笑，说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她。

当我买到刊有我的文章的杂志时，我激动不已，继而还会收到林雅发给我的短信：木楠，我又在杂志上看到你的文章了。你写得很不错，加油！

那时我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但我和她的关系在表面上还是没有变，还是很少说话，见面仍然只是点点头，相视笑一笑。但是我会城市的喧闹消却后，在那孤独的夜晚莫名地想起她。想她的时候我觉得她也在想着我。

3

拿成绩那天我向老板请了一个假。

学校已经没了往日的喧嚣，空空荡荡的。学生都是陆陆续续地来，拿了成绩就匆匆地走了，昔日的同学很难碰到，似乎成为了诀别，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

在办公室我看到了肖老师。肖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也是最关心我的老师。

“段木楠，你这次考得很不错哦。”肖老师一见到我就夸我。

“嗯，是吗？”我有点不以为然。

“嗯，怎么办呢？考了这么好的成绩还不开心啊？”肖老师正眼看着我。

“没有。”我笑着。

冲动的青春——涌动的生命





肖老师也笑了笑说：“我经常在杂志上看到你的文章，写得
很不错。这是个很好的习惯，继续保持，好好地写。”

“嗯。”我的心在那一刻很痛。

那一刻，我想把我的事情统统告诉肖老师，告诉她我从此不
能再上学了，告诉她我被爸爸赶出来了，告诉她我现在正在一个
餐厅打工……

可我怎么也开不了口，我的嘴像是粘上了牢固的胶粘剂，怎
么也张不开。

我不想再让她担心了，她已经关心了我三年了，我已经于心
不忍了。

拿了成绩后我和肖老师说再见。那似乎成为了此生的诀别。

在楼梯口我碰到了林雅。

林雅喊住我说：“你现在住哪？”

我停住脚步：“宿舍。”

“在打工吗？”

“嗯。”我一边点头一边应了一声。

“你爸爸真的不给钱不让你上学了吗？”她很认真地看着我。

“不给了。”我无助地叹气。

林雅不说话了，低着头，脸色很难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场面很尴尬。

“嘿，段王爷，好久不见了，上哪高就去了？”吴泓和一群人
走了过来。

吴泓把我拖出了尴尬。我冲他打招呼：“嘿，好久不见！”

吴泓邀我去唱歌，我本不想去，但一直想找个理由走开，就
表面上答应了他。哪知道吴泓又叫上了林雅。



我很不情愿地走在这群人中。林雅跟在最后，两只手放到胸前，垂着头。我真担心她看不到路摔一跤。

到了KTV的包间，很多同学都在，包括青，见我进来，青迎上来说：“哥，最近都忙什么呢？那天叫你去洋人街你都没去。”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有点事，呵呵。”我的确感到很抱歉。

吴泓拿着话筒咿呀咿呀地唱着，那声音很刺耳，但我们都在用心听着，我们知道他在用心唱。

吴泓唱的是《同桌的你》，我觉得那温和的歌声和他的性子很不符。吴泓唱着唱着突然流出了眼泪，我的心在那一刻也酸酸的。几个同学的眼睛都红了，也拿起话筒和吴泓一起唱了起来。吴泓把我的手抓得很紧，仿佛他一松手我就会飞走似的。

吴泓叫我唱歌，我摆摆手。吴泓硬来催我，我瞪着他，他很理解地走开了。他很明白我的性子，我不愿意做的事谁劝都没用。

林雅喝了很多酒，脸红红的，她旁边一个女生不停地劝她，她还是不停地喝。我在一旁看着她昂头痛饮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想过去劝劝她，但怎么也迈不开步。

青的声音很甜，有点像卓依婷的声音。我静静地看着青在那里又唱又跳，脸上挂着笑容。青跳到了我身边，坐下对我说：“哥，也来一起唱歌吧。”我摇摇头。青又跳着跑开了。

看着青在那里又唱又跳，我突然好满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妹妹是此生莫大的幸福。

很晚的时候聚会才结束。

青和几个同学一起回家了。吴泓满嘴酒气地朝我说拜拜。然后东倒西歪地去打车，我过去扶着他，他却一把把我推开，自己





钻上了车。其他的同学也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回家去了。我的心顿时升起一阵落寞感。

一个女生扶着林雅，林雅满面醉红，喝得过高了，走路也打歪歪。那个女生扶着林雅抱怨道：“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那么多。看吧，现在还得我送你回去。”

我站在一旁等着车，看着她们俩。那个女生是母老虎，而且还把什么难事都往别人身上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让她发现我。

不知怎么我那么倒霉，那个母老虎居然发现了我！

“段木楠！站住！”母老虎拽着林雅朝我奔过来。

我哈着腰强装着一副难看的笑脸，心想，完了，现在该我倒霉了。

母老虎一脸坏笑：“段木楠，我现在有点事，我身边这个大美女就交给你了。接着！”

不等我反应过来，母老虎就把林雅推到了我身边，然后很恶心地朝我说了一声拜拜。

当林雅发现她靠在我肩上的时候，酒似乎清醒了大半，手忙脚乱地对我说着对不起。看着她一脸的酒红，步子也站不稳，风一吹就会倒了似的，我的心里很难过。我没有说话，把她揽在了怀里，伸出手去招呼一辆驶过来的出租车。

林雅万万没想到我会有如此举动，忙唰的一下抬起头，水灵灵的眼睛望着我。我说，别乱动，你喝醉了。说完我又把她揽在了怀里。

回家的路程似乎特别漫长，走了好久都还没有到家。林雅安静地坐在我的旁边，头靠在我的肩上，似乎睡着了。我斜眼望着

她的面庞，这是我头一次这么亲近地看她，她的面庞很清秀，眉如山黛，脸似春桃，嘴唇蠕动着，似乎要说什么。

心里突然有个想法，要是我和林雅永远这样倚靠下去该多好，什么烦恼都没有，她就这样靠在我的肩上，永远，一辈子……

出租车停在了小区门口。

林雅下车后使劲地甩了甩头，披着的长发乱舞着。林雅抬起头对我很抱歉地笑：“对不起哈，让你送我回家。”

我说：“没什么，都住得这么近，回家的这段路数我最熟悉了。以后别喝多了，喝多了伤身。”

林雅见我丝毫没有进去的意思，看着我说：“你不回去吗？”

我狠狠地说道：“我不回去！”

林雅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好吧，那我先走了，木楠，谢谢你送我回家，再见。”

望着她走路有点不稳的样子，我有点担心，就悄悄地跟了过去，直到她走进门洞进了电梯，我才放心地走开。

4 冲动的青春

餐厅的集体宿舍。

这里面住的都是比我大的男生。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都在里面，我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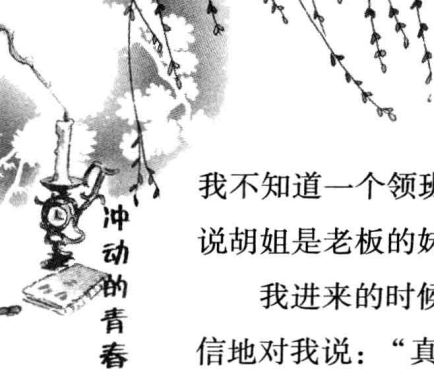
我去浴室胡乱地冲了个澡，然后回到床上倒头便呼呼大睡。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胡姐问我考进哪个高中了。我说考到了一中，胡姐很赞扬地朝我竖起来大拇指。

胡姐是领班，当初我进来应聘服务员的时候也是她通过的。

冲动的青春——涌动的生命





我不知道一个领班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后来听同事们私下里说胡姐是老板的妹妹后，我的这个疑问才打消。

我进来的时候跟胡姐说我只想打两个月的暑假工，胡姐很相信地对我说：“真不错，年纪轻轻就知道赚钱，现在像你这样的孩子真的太少了。”

我不仅在骗别人，也在骗自己。我一直认为我还可以上高中，一直认为到最后奇迹定会出现，爸爸会打电话叫我回去，然后跟我说对不起，再拿钱给我上高中。其实我比谁都清楚，这只是个幻想，但我就是自欺欺人，即使一个对我一无所知的陌生人，我也不愿意说实话。

我很虚伪。

5

吴泓打来电话：“我说你这小子哪儿去了，都放假了还老不见你人影？过来陪兄弟喝两杯吧？”

“不了，我有事，你自己喝吧。”我有些不耐烦。

“哟，我说你是不是看上哪家姑娘了，连兄弟你都忘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电话那头一阵稀里哗啦开酒瓶的声音。

“没有，别胡说，我上班呢，挂了吧。”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极为后悔，忙解释道：“没有，我说错了，我还有事，挂了！”说完我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青又被她妈妈拉去上补习班了。青跟我抱怨道：“老是叫我读书，读书，现在都放假了还不让我歇歇！”

青的成绩很好，但仅仅是成绩好。除了读书她真的什么都不会，不会做菜不会做饭，不会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青每次电话找我的时候我都说没有空。她便问我最近都在做什么，我说有事。她又问我有什么事，我不想跟她说实话，怕她担心，但一时又找不到理由，只好沉默不语。

青见我不说话也就很理解地不再问我话了。她央求着对我说：“哥，我明天就要开始补习了，今天晚上叫上吴泓和林雅一起出来玩吧，可能以后都没有时间了。”

我有点为难，餐厅一般都是9点左右下班，但我咬了咬牙，还是一口答应了。青很高兴：“那好啊，记住了，6点钟在三峡广场见面，不要迟到了噢。”电话那头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青连拜拜都忘记说便挂断了电话。

我去跟胡姐请假。前几天才请了一天的假现在又要请，我觉得很过意不去，我明白，餐厅有自己的规矩，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跟胡姐提了出来。

胡姐皱着眉，说：“你前几天不是才请了一天的假吗？”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不知道再说什么，只好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事等待受罚的孩子。

胡姐又问：“是不是非请不可？”

我不敢看她，只是不住地点头。

“那好吧，那你下午的工资就没有了，今天只能算半天的工资，可以不？”

我又点点头。不知是何缘故，我在那一刻觉得很过意不去，心里特别难过，虽然胡姐扣了我半天的工资。





繁华的城市，霓虹灯闪，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穿着时尚的男女匆匆走过，抛洒下一路的甜言蜜语。

吴泓一见到我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说你这家伙这段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啊，叫你出来喝酒你不来不说，还挂了我的电话，打过去你还不接！”

我陪笑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敢得罪我们吴泓大哥，希望吴泓大哥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

吴泓重重地拍着我地肩膀说道：“哈哈，我是开玩笑的，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我怎么会怪你呢。”

林雅打扮得很漂亮，斜刘海疏得很整齐，脑后的马尾辫扎得很高，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我冲她微笑了一下，她对我笑的时候很自然，酒窝很深，让人看了心里很舒坦。

在一家饭馆我们点了几个家常小菜，津津有味地吃着。吴泓狼吞虎咽，就像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青极为反感，皱着眉头对吴泓说：“你慢点不行吗？又没有人和你抢。”吴泓却吃得更凶了。林雅只是舒心地笑笑，便不说什么。吴泓就是这性子，却也能给我们带来不少乐子。除了青外，就数他最活跃了。

吃完饭后我们四个在街上无所事事地走着，凉风习习，让人感觉舒畅惬意。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发现吴泓有些不对劲，走路时老是想和青走在一起，青避着他，他凑上去，青避开，他又凑上去。被惹急了，青对她吼道：“干嘛啊，老是绊我的脚！”吴泓呵呵笑着说：“没没没，就是想送你回家。”说完红着脸，低下了头。不料，青把头一昂：“哼，谁要你送啊，我要我哥送。”说完，跑过来挽着我的手就要走。

我转头看见吴泓一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痴痴地望着青的背影发呆。那样子孤独而可怜。

我和林雅一起把青送到她住的小区门口，青对我们说了再见。走出几米远的青突然之间又转过了身，指着我和林雅，然后神秘兮兮地笑着，边笑还边说：“你们两个，嘻嘻……”没说完就转身跑了。只留下我和林雅两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就在我和林雅对视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脸，像那晚酒后般红润。

我不知道林雅为什么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说真的，要不是送走了青，我还真没觉得我身后还有个林雅。

身边很安静，没了吴泓和青的喧闹，只有我跟林雅两个人走路脚步声。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在林雅的身上，我在想着我今后的路，想着以后该怎么办。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想什么呢？这么出神。”林雅打破了沉默。

“没有。”我没有看她，低头看着脚下的路。

“你在哪里上班？”林雅轻柔地问我，那声音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林雅突有此问，令我措手不及。但我想了想，没有瞒她，说出了我打工的那家餐厅的名字。

林雅没有说话，低着头走着，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带我去看看吧。”林雅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说。

我怔了一下，然后说：“现在太晚了。”

林雅定睛望着我。看着她那矜持的眼神，我的心软了，只得带林雅走一趟。

我们到达我上班的那家餐厅时，大门已经关闭，餐厅的招牌

